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八十一回 張覺智穩蔡太師 宋江議取沂州府

卻說張覺對蓋天錫道：「足下所定之案，原是真情實理。只是此刻的時風，論理亦兼要論勢。蔡京權傾中外，排陷幾個人，全不費力。你此刻官微職小，如何鬥得他過？枉是送了性命，仍舊無補於事。聖人云：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無道，危行言遜。若只管直行過去，聖人又何必說這句話？孔子未做魯司寇，不敢去動搖三家；鄭子產不到時候，不敢討公孫皙。後來畢竟孔子墮了三都，子產殺了公孫皙。足見聖賢幹事，亦看勢頭，斷不是拿著自己理正，率爾就做。足下如今將此案如此辦理，蔡京可肯服輸認錯？足下之禍，即在眼前。那時足下無故捐了身子，卻貪得個什麼？蔡京雖是我的至親，此事卻並非我幫他。」天錫道：「太尊之論，固是至言，但是此案如何辦理，不成當真照了劉二的初供？」張覺道：「非也。此案只要不去傷觸蔡京，只辦做劉世讓、劉二竊取楊騰蛟的銀兩；騰蛟看破，與世讓理論；世讓不服，反毆傷騰蛟；騰蛟一時性起，殺死世讓在逃。如此楊騰蛟拿獲到案之時，仍問得個擅殺有罪人之罪。我卻將這封信還了蔡京，私下寫信去勸誡他，叫那廝知罪。古人又說得好：小人當令他畏懼，不當使他懷恨。蓋兄休要疑心下官幫助他，須知此事不但你我遠禍，也須要周全楊騰蛟的性命。據你說來，楊騰蛟倒也是個好男子，若認真擒來辦了他，豈不可惜。蔡京處我薦楊龜山與他，他為女婿、女兒之故，竟不能用，便見得他膽虛氣餒。我此一封去，管教唬嚇得他不敢分追究。我雖與他親戚，實不肯趨奉他。他班師之際，無故要將我敘入軍功，我再三辭脫，他有任我之意。我也不久便謝職歸家，不肯戀戀於此了。」蓋天錫聽罷，大喜道：「太尊高見，真非常人所及，卑職道教便了。」當時天錫將文書都改換了，仍呈與張覺。天錫辭了回鄆城縣去。張覺升廳，喚過劉二來，順了口供。此時劉二已是搓熟的湯團，不由他不依。張覺辦了轉詳文書，將劉二送到山東制置使處，轉解入京；一面飭各處捉拿楊騰蛟。張覺又備細寫了一封書與蔡京，正要差心腹人送去，忽門上來報：「登州太守蔡攸進京，過路求見。」張覺笑道：「好，來得湊巧！著他進來。」原來蔡攸是蔡京的兒子，是張覺的姪輩，又年幼時曾從學於張覺。當時蔡攸進來參拜，張覺扶起，賜位坐了。寒暄慰勞都畢，張覺屏去左右，對蔡攸道：「怎的你父親掌握朝綱，卻做出這般荒唐事來！」蔡攸道：「爹爹為姐夫、姐姐無故退兵，姪兒也甚駭異。」張覺道：「豈止此。」便把楊騰蛟一起事說了一遍，取出蔡京與宋江的原信與蔡攸看。蔡攸見了，笑道：「爹爹做這等事，豈不是活得不耐煩！如今怎的了？」張覺道：「還問怎的！幸虧落在鄆城縣知縣蓋天錫手裡，他來連夜與我商量，如今定了如此如此的公案，可好麼？」蔡攸叩頭流涕道：「深感老恩師救了我爹爹的性命。此恩此德，何以報之！我爹爹愛家姊真是性命一般，小便亦屢次讒諷，今日做出這般事來，想都是手下人撮弄。」張覺道：「這信我本要還你父親，如今你已見了，也是一樣，把來燒燬了。我另有書一封，你寄去與你父親，勸他楊騰蛟一案，切勿再題。你父親無故退兵，糜費無數糧餉，軍民怨聲載道，今又因此一案，物議紛紛。你父親若再追下去，一旦激出事端，我卻拼擋不住。」蔡攸道：「老師吩咐，一一去說便了。爹爹這封信，仍帶去還他好。」張覺道：「萬一失誤，留他則甚！」便取火來燒了。

當晚張覺留蔡攸酒飯。張覺酒興微酣，問蔡攸道：「賢契可曾學跑路否？」蔡攸道：「姪兒卻不曾學。」張覺道：「此事最要緊，為何不學？我有學跑的妙廖：兩腿上各縛鉛條兩枝，各重四兩，帶著鉛條飛奔，一日三次。鉛條日通加重來，路也日逐加遠來，熬煉得一年半載，解放鉛條，便學步如飛，行及奔馬，豈不妙哉！」蔡攸笑道：「姪兒出入有人護從，早路有轎馬，水路有舟楫，此事卻學他則甚？」張覺道：「咳，你那裡曉得！這是我為你的身命打算，你却看得不打緊。天下大事，被你家的老子攪亂得是這般規模了，天愁民怨，四海之人都恨不得食你父親的肉，你還想安穩得到底哩！一旦賊發火起，你父親必第一家遭殃。所以我勸你趁早學會跑路，臨時也好達命。」蔡攸聽了，默然不語。停了片時，張覺亦自己覺得嘴間多說，便托醉散席，歸寢。

次日，張覺送了蔡攸起身，獨坐想了夜來那番話，忖道：「我卻是何苦！我勸誡蓋天錫危行言遜，自己卻去犯他，不如同他撒開了。」又挨了幾日，竟遞病本，辭官歸鄉去了。那張覺本貫福州人，日後蔡京敗露，他仍復起用為劍南太守，破巨寇范汝為，救了無數生靈，眾百姓無不感激。這是書外之事，不必題他。

卻說蔡京自差劉世讓、劉二去後，眼巴巴的只等成功報來，好救女兒、女婿。望了多日，忽接山東制置使咨文：楊騰蛟殺了劉世讓，打壞劉二遠揚，嚴拿未獲；劉二半途患病已死等語。蔡京見了，叫不迭那連珠箭的苦，正與謀士商量，怎生嚴緝。不數日，蔡攸到來，將張覺的書信呈上與老子看，又將上項事說了一遍。蔡京又驚又愧。蔡攸故意鋪張，說道：「各處的人民都知道此事。痛恨爹爹。眾口一詞，說如果拿了楊騰蛟送與梁山，大家都要進京叩闕，擊登聞鼓。孩兒想，姊姊與姊夫到底是外人，不如棄舍了罷休。」原來蔡攸素日深恨他父親久占相位，更恨愛著姊姊、姊夫，待自己淡薄，所以把這話來唬嚇他老子。俗語說得好：奸臣生逆子，天理昭彰。那蔡京果然惶懼，深恐嚷到天子耳朵裡，只得不敢認真，只移文與山東制置使，行個海捕文書。劉世讓、劉二本無家小，屍棺就著地方埋葬。山東制置使見蔡京不上緊，把這起案也放慢了。蔡京只得差心腹人報知宋江。

那心腹人到了梁山，見了宋公明，呈上書信，說道：「並非蔡某不盡心，爭奈機緣不巧，至於如此。頭領不信，鄆城一帶俱可探聽。所許萬金珠，業已辦齊，因路途遙遠，起解不便，不如就近鹽山交納，此刻想已解到矣。務望放還小女、小婿，感恩無涯」等語。宋江對來人道：「你太師的心事，我也盡知了，實是苦了他。但是我王那兩兄弟平白遭殺，此仇怎容不報，你那貴人、縣君未便送還。你太師如不放心，我叫你看了去。」便叫請梁世杰、蔡夫人到面前，道：「本欲放你二人回去，無奈我王那兩兄弟的仇人未到，且暫留你二人多住幾日。你夫妻二人便算了我的女兒、女婿，就此刻拜認了，我同你爹爹、丈人一般愛惜你們。只是書信來往須從我這裡過目，不得私通消息。你二人心下如何？」二人怎敢不遵，況已是出於望外，當時拜倒在地，稱宋江為「爹爹」、「泰山」，叫得一片響。宋江便吩咐打掃寬綽的房屋，與他夫妻二人居住，撥人去伏侍，衣食器皿，供應不缺，並留來人也暫住幾日。宋江宴會眾好漢，也叫他夫妻二人來吃，坐在宋江肩下。不數日，鹽山有文書到，說已收到蔡京金珠萬。宋江大喜，便吩咐蔡京的來人道：「你只如此去覆你的太師。我想不久是六月五，你太師的生日到了，我有些禮物付你帶去，與太師慶祝。雲天彪、楊騰蛟的首級，總望太師留意，有心不在遲。貴人、縣君在此，叫他放心。」差官只得領了禮物、書信，回東京去回覆蔡京。蔡京得了這信，真是無可如何。

卻說宋江打發差官去後，對吳用笑道：「軍師此計，果然大妙。蔡京竟被你牽制得動展不得，東京一路兵馬，不必憂矣。」便擇日安葬了王那二人，對眾人流淚道：「我等一百八人聚義，不料先壞了兩個兄弟，怎不傷心！若有日提了雲天彪、楊騰蛟，剖心瀝血祭奠他。」眾人無不感歎。吳用道：「王那兩兄弟為大義捐軀，雖死猶生，況招賢堂上又添多少新弟兄，仁兄休要煩惱。」宋江便道：「軍師說得是。」

卻說眾頭領因蔡京退兵，酬神謝將，連日歡飲。鹽山、清真山、青雲山的頭領，都遣人來申賀。那招賢堂上，除施威、楊烈、鄭金龍、沙魔海、鄧雲、諸大娘已死之外，尚有青雲山的艾葉豹子狄雷、瘦臉熊狄雲、餓大蟲姚順、鐵背狼崔豪，清真山的錦麟麟馬元、鐵城牆周興、飛廉皇甫雄、黑紮神王伯超、鬼兒愁來永兒、烈絕二郎赫連進明，鹽山的截命將軍鄧天保、鐵槍王大壽，並東京范天喜，共是三位好漢的坐位。宋江記起冷豔山的事來，對吳用道：「鄭沙二位兄弟遇害，仇尚未報，陳希真那廝不知逃往那裡去了？」吳用道：「前日曾聞王俊說，他那挑行李的人說到山東沂州去。那廝真在沂州，也未可定。」盧俊義、公孫勝一齊道：「哥哥容稟：昔日漢光武不因伏隆之仇殺張步，天下豪傑歸心。今陳希真雖殺了鄭沙二位頭領，也是出於不得已。倘能尋著了他，還是勸他來聚義好。願兄長思之。」宋江道：「他如果肯來。卻勝於鄭沙二人遠矣，我豈肯再記前仇。只是知他在那裡！」吳用道：「多敢在沂州。兄長如此愛他，小生願親自同戴院長往沂州踴躍，撞著了他，憑三寸不爛之舌，說他來入伙。」宋江大喜。周通便道：「陳希真父女的模樣，小弟都認識，願同軍師一往。」吳用道：「如此最好。只是再得一位勇力的兄弟，同去更好，萬一

那斯真個說他不動，竟刺殺了他，以絕後患。」李逵便大叫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同了你們去。」吳用道：「你奇形怪狀，恐吃人疑，卻去不得。」李逵道：「你要我裝著作啞，便用著我，今去殺人，偏不許我上前！」戴宗道：「我們此去，都是作神行法，你要去便同了我們走。」李逵叫道：「阿也也！讓你們去罷，我是不要作興。」眾人都笑。吳學究使教行者武松同行。宋江送他們四人去了。

次日，只見呼延灼上廳，俯伏在地啟請道：「小弟前日失機敗事，兄長只從薄譴罰，感愧文並。小弟自思，既是蔡京有言，肯送還嘉祥縣、南旺營，小弟願去收復二處地方，以蓋愆前。不知兄長肯再用小弟否？」宋江連忙扶起道：「賢弟前日失機，原是公罪，故暫革去五虎將之職，法律如此，不敢徇情，賢弟休怪。我正欲收復二處地方，賢弟願去，有何不可。明日便與賢弟錢行，仍與單廷?、魏定國、彭玘、韓滔同去。」呼延灼大喜。

第二日，宋江正調遣人馬，要送呼延灼起兵，忽山下朱貴差人報上山來道：「店內有一軍官，自稱呼延綽，說要求見宋頭領，並呼延灼頭領。」呼延灼便起身稟道：「此是小弟堂房兄弟，向在延安為廉訪使，端的一身好武藝。今到此處，不知何事。」宋江忙叫：「請上來相見。」小嘍囉去不多時，引那好漢上來，先參拜了宋江，又與呼延灼相見。宋江看那呼延綽，生得面方耳大，膀闊腰細，果然英雄，便問道：「壯士遠到荒山，有何見諭？」呼延綽道：「小人向在延安府充當廉訪使，臣耐本官上司苛求太過，一口氣上殺了那廝，亡命江湖。因聞得宋頭領招賢納士，替天行道，家兄在此，深蒙提掇，為此斗膽來投奔麾下，望賜收錄，充一名小卒。」宋江大喜，便教與眾弟兄相見，就在招賢堂上坐了第四把交椅。便叫與呼延灼為先鋒，一同領兵，往嘉祥縣、南旺營去。呼延灼等領命，帶領人馬，殺奔嘉祥、南旺二處。那蔡京的兩個心腹官員，聞梁山兵馬到來，便開門投降，迎接呼延灼兵馬。百姓只得扶老攜幼，焚香迎接。呼延灼、呼延綽、單廷?、魏定國、彭玘、韓滔一齊入城。呼延灼便傳軍令，盡洗嘉祥、南旺兩處的百姓，以報昔日背叛之仇。可憐那兩處的軍民，不論老幼男女，直殺得雞犬不留一個。差呼延綽回山寨報捷。宋江大喜，便仍叫呼延灼等五人鎮守嘉祥縣、南旺營，復了舊職。自此以後，梁山兵馬每破了城池，常洗滌百姓，實是從這一回開手。

不覺已是六月盡的天氣，吳用同戴宗先回山寨。宋江忙問陳希真的消息，吳用道：「小弟等四人，在沂州府城裡城外各處尋覓，竟撞不見他。如今倒另尋出個好機會，報與兄長得知。」宋江問：「什麼好機會？」吳用道：「小弟看那沂州城內錢糧充足，各鄉村人民富庶，高封那廝貪婪不仁，人人怨嗟。若攻取了來，山寨中卻有一二年度用。」公孫勝道：「此事雖妙，只是雲天彪這廝好不利害。他鎮守在景陽鎮正當要路，此去恐難得意。」吳用道：「我也見到此，雲天彪在景陽鎮勤於訓練，深得軍心，此去真要小心。我已計較定了，那景陽鎮東北上有一山，名曰神峰山，正當沂州、景陽衝衢的要路，我等先將一枝兵馬守在神峰山口，著那廝們接應不迭，方可取事。不但此，現在雲天彪復興烽火高墩，我等若從本寨發兵前去，不惟吃他預先防備，更恐兗州府飛虎寨的官兵半路上邀擊，我們也老大不便。我想不如就近發青雲山的兵馬前去，狄雷兄弟了得，他那裡有一萬七八千人，都精壯可用。我來時已留武松、周通在彼等候，這裡再請幾位頭領去相助，成功必矣。」宋江大喜，道：「軍師真是高見，此事還須得軍師親自一行。」便首點霹靂火秦明。這裡派沒羽箭張清、董平、徐寧、丁得孫、龔旺、黑旋風李逵、陳達、楊春、孔明、孔亮、呼延綽、白勝，共三位頭領，只帶百餘名嘍囉，改扮了，隨著吳用齊到青雲山來。狄雷等迎接上山，酒筵歡聚。

次日，吳用傳令，教沒羽箭張清、雙槍將董平，帶同徐寧、呼延綽、丁得孫、龔旺，共領七千兵馬，攻打沂州府，「但見東門內火起，悉力攻打。那沂州府兵馬都監黃魁，武藝了得，須防著他。」張清等領令去了。又對狄雷道：「雲天彪那廝了得！他若來救沂州，必過神峰山。你可同武二、楊春，領三千兵去把住山口，休要放他一人一騎過去。直等我大事成功，即來接應你收兵。切勿輕與他戰。」狄雷領令去了。又教跳澗虎陳達，同孔明、孔亮、周通，共帶二千兵馬，在胭脂山各村莊上收羅油水，就移兵去接應秦明的兵馬，同去助張清攻城；沂州鄉莊只有安樂村、臥牛莊最富庶，就教霹靂火秦明，同崔豪、姚順，帶二千兵馬，先打兩處莊子。秦明、陳達等領令去了。卻教白勝帶領二名精細嘍囉，扮了進城去，探聽消息，東門內觀便放火，接應張清的兵馬。白勝領令去了。派令將畢，李逵大聲道：「這番又用我不著麼！」吳用笑道：「我早留下一項差使，正要派你去，你卻先嚷起來。」李逵問：「甚差使？」吳用暗付道：「此人太莽，去亦無功。但教他去游奕村落，助助聲勢，亦無妨礙。」便道：「你可帶領步兵三百名，沿途哨探接應。」李逵欣然領令去了。吳用在青雲山寨坐等捷報。按下慢表。

卻說雲天彪自那日由嘉祥起程，一路上觀看形勢，甚是遼闊，見有舊設烽火高墩，盡皆坍塌。因想到梁山強寇貪婪無厭，吳用又詭計絕人，如其遍處尋覓，兗沂二州亦可逕到。現在雖無其事，亦當早備不虞。因即咨檄各處，將烽火台各復舊制，傳令守汛弁兵，加緊防守，毋稍疏忽，遇有賊盜，遞相舉報。不日間回到景陽鎮，護理官送交印信，各營官弁齊來稟安。天彪便問道：「近日青雲山、猿臂寨二處強徒，尚知斂跡否？」眾將對道：「匪徒畏公虎威，近日毫無舉動。」天彪道：「雖如此，汝等總宜格外防守，不可懈怠。」眾將諾諾稱是而退。護理官請內衙復敘，並送交雲太公書信而去。天彪拆閱家信，得知太公身安，甚為欣慰；並知陳希真父女現在劉廣處一事，歎息不已。正欲消停數日，命駕往訪。

這一日，沂州府高封差人投文，因府城修整完固，移請督同問視。天彪即於次日進城，會同查閱，果然城郭如新，磚石堅固。高封治酒相請，接談之間，都是套談，並無關切。只因一佞一忠，平素本不相合，不過共事一方，各完門面而已。其餘各官稟安道候，不必細表。又因拈香拜客，住了兩日出城，遂傳論繞道到安樂村，便拜劉宅。

不多時到了劉家，公人投進名刺。劉廣正與希真在後堂閒談，見了雲天彪的名刺，便對希真道：「雲親家來也，我與你同去見他。」希真欣然，即偕劉廣出廳相見。天彪已在廳上。希真看那天彪，果然天表亭亭，軼類超群，心中先已敬佩。天彪見希真仙風道骨，儀度非常，便向劉廣道：「這位想就是東京陳道子兄了。」劉廣道：「正是。」希真道：「久欽山門，未識顏面，今日駕臨，實為深幸。」天彪道：「渴慕大名，相見恨晚。小弟前在東京，極欲奉訪，因公程迫促，無緣相遇。難得仁兄適到此間，真天賜也。」彼此欣然就坐。劉廣道：「親家嘉祥一役，威震人寰，未知幾時回署的？」天彪道：「因人成事，一無功績。方於旬日前返署，現因公事由城裡而來，專程奉候兩兄。」希真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在尊府蒙太公厚誼，多多打攪。本欲趨叩台階，因知閣下王事勤勞，尚未進謁。」天彪亦道：「豈敢。」又道：「家父來示，雲及仁兄到此原委。小弟於未接家信之前，先見東京殿帥府一角公文，即為仁兄之事；並牽連令愛，甚為驚異。料想其中必有不平之事，正在無計。到底如何起釁，再望細談。」劉廣道：「一言難盡。總而言之，高俅該死。」希真遂將麗卿打傷高衙內說起，從頭至尾，直說到冷豔山遇賊，雲太公相留，現在權進此處的緣故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天彪歎道：「世事不平，英雄遭屈。難得賢父女如此有才有勇，甚為敬佩。當今天子聖明，必有昭雪之期。即如親家懷才不遇，亦是暫且之事耳。仁兄樂天安命，毫無怨無之氣，真是可敬。」希真道：「吾兄過獎。小弟因遊心方外，已無心於世，故爾一切榮辱得失之事，勉強看開耳。」

正說間，劉麟出來告：「請太親翁便飯。」劉廣便邀天彪進內廳去，希真亦同進去，只見裡面酒筵早已擺好，彼此相遜入坐。三人席間暢談，酒至數巡，天彪對希真道：「吾兄超游物外，固是高曠，但據吾兄這副奇才，似宜先為朝廷出一番大力，然後恬退，方是正理。」劉廣道：「小弟也這般奉勸道子。據道子說來，實是道味已深，世味已淡。」希真道：「弟非不知君臣大義不可輕棄，但因時運一定，不能妄求。更兼自幼好閱丹經，參究秘籍，性之所近，專在於此。至於今，日引月長，個中玄理，略解一二，愈覺愛戀不能忘懷。承吾兄之勸，只好看日後機會何如，再行定見耳。」天彪歎息不已。三人又復縱談一切，情投意洽。希真又提及太公相待之情，天彪因記得太公信中，命其照應希真，便道：「仁兄在此，離敝署不遠，弟意欲屈吾見過臨，盤桓朝夕，千萬勿卻。」希真欣然領諾。劉廣亦道：「相去無多，可以常來常往，彼此皆不寂寞。」三人說說談談。酒飯畢，天彪遂命備輿，邀希真同回景陽鎮。

二人辭了劉廣，一同起行，不多時同到了景陽鎮署內。天彪邀希真到一所精舍坐地，從人看茶，二人坐談。希真看那裡面，兩旁架上，圖書卷帙，魚鱗也似排著；正中間供一幅關武安王聖像，又供一部《春秋》，博山爐內焚著名香；桌案達架子上，豎著那

口青龍偃月鋼刀，套著藍布罩兒。天彪指著那部《春秋》道：「小弟不揣愚陋，竊著《春秋大論》一編，包括二百四〇二年之事，尚不曾脫稿。昔年泰山居士孫復曾著《春秋尊王發微》二卷，便是我的粉本。我看那孫復之論雖好，卻嫌他有貶無褒，殊失聖人忠厚待人之意。今我此編，頗與他微有不同。」說罷，便取那稿本與希真看。果然議論闊博，義理淵深，希真十分驚服。那天彪與希真食則同案，寢則同榻，十分愛敬。希真每念起劉廣那封回書在張百戶處，深自憂慮，時常對天彪說起。天彪道：「這不妨事。仁兄恐此地不穩，不如仍到舍下家父身邊去。令愛或在此，或同去，都好。只是目下天氣炎熱，且待秋涼動身。」希真猶豫未定，有時回劉廣家看看，慧娘時常把術數勸解，希真只得暫住在雲天彪處。光陰迅速，不覺已是七月初旬天氣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群居家小，忽遭意外干戈；失勢英雄，另建草茅事業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